



序

豈凡先生外集者先生與浮



屠氏博山雪關等微言往還

及夫倡導里巷勇於爲善破

吝除貪從不惜財力始者也

先生爲學內朗外通其爲文  
錯綜古昔澤于仁義之指今  
之後生小子望見顏色咸以  
爲關閩濂洛之儔若外集者  
何爲示人耶嗚呼此先生所

以不可及也予見世號爲儒  
者浸淫勢利日深月異反不  
若深山學道之外氏能淡泊  
攻苦以有得於性命而乃隨  
衆附和虛稱壇宇輕詆二氏

爲世道人心之害抑可嘆也  
又有黠者自謂叅承絕學明  
悟宗旨翻然返于古今以來  
之聖人以廣大歸于吾儒又  
謂前此非謬也乃狹也予考

其實則猶然大雄氏之賓主  
機用耳入室而捺戈果衛道  
耶抑好儒名耶韓退之毀佛  
骨一疏表裏孟子至其稱大  
顛曰外形骸以義理自勝是

韓子未嘗諱言佛氏之徒也  
而何儒者諱言之甚乎惟其  
諱也是學儒學佛兩無得也  
豈凡先生曰吾所不必爲者  
髡而緇耳求福田利益耳若

夫號爲傳心得法者卽謂聖  
人之徒亦可而又何敢諱言  
外集耶予聞豈凡言乃爲序  
其集以告夫學道而無所諱  
者亦韓子之學也

順治五年戊子夏永安陳名

夏題



讀息齋先生續外集頌言

有一長者現宰官身於塵濁

聚說微妙法入三昧因最勝

殊特不離文字而證菩提當

其說時以手代口橫說豎說

悉現了義使彼聞者以眼代  
耳有句無句各各汗下諦觀  
思惟得未曾有如獅子吼大  
地震動如音聲樹四衆歡悅  
如甘露灑一滴千滴遍成醍

醐如牟尼珠中邊交攝光無  
差別我告長者世尊說法四  
十九年而無一字今此種種  
趣義云何長者唯然普爲利  
益諸有情故復告長者我佛

度世自利利他頭目腦髓一  
切喜捨而此種種世諦文字  
於功德海何啻一沙彼諸有  
情云何饒益長者唯然我所  
說法各具足故是故今日以

是因緣隨方牽勸因病發藥  
如語實語開遮歷然從一筆  
端點金剛眼卷紙橐墨示一  
切空是則雲棲大弟子者續  
佛慧命顯光明藏八萬四千



十二部經是一是一讀是集  
者作如是觀

順治歲次辛丑秋八月初學  
人濟圓鼎孳和南謹書於  
香嚴居中

金文通公外集總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記疏

卷之三

疏

卷之四

引

卷之五

說

卷之六

誌銘 銘文

卷之七

頌 偈

卷之八

詩

答問

答難

可歎

拈古

金文通公外集總目錄終

金文通公外集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卷之一

奉 敕撰楞嚴經會解序

奉 敕撰客問評註序

五燈會元續續序

賜號明覺禪師憨璞語錄序

金剛經註釋序

茆溪禪師語錄序

山曉禪師語錄序

旅菴禪師語錄序

拈古漫錄序

嵩山上人語錄序

崇義錄序

慈雲禪室序

卷之二

法華禪院碑記

廣福寺飯僧田記

募建大悲閣疏

重修吳郡北寺塔疏

重修樵李法蓮寺大悲閣疏

募造藥師殿疏

重興天竺寺大寺殿疏

募建靈三官殿疏

祇園寺建白衣觀音閣疏

祇園寺華嚴募單疏

夕照寺募疏

青蓮禪院接引疏

卷之三

蒲菴募建大悲殿疏

徑山地藏殿募疏

臯亭和尚山曉托鉢疏

募完石佛殿工疏

募造二橋疏

慈雲寺募造病堂藥寮疏

圓墓山飯僧募疏

快生菴疏

龍樹菴普同塔募疏

重建四端禪堂募疏

楓江王路慈泰寺募建西方殿疏

穹窿拈花庵募建藥師佛疏

興福菴募建藏經閣疏

極樂菴飯眾募疏

募葺比丘尼妙詰淨室疏

募修奉先寺引

募修五方聖賢殿引

建大士閣引

無任菴引

淨土慈津引

放生池修淨業引

重興崇恩禪寺小引

卷之五

笠峯上人募請方冊藏經說

廣紫栢說

本命放生說

在家出家說

極富極貴極貧極賤說

苦樂得失說

娑婆卽華藏說

士大夫及善知識說

利害衙門說

自救說

路費說

家說

卷之六

雪竇石奇雲和尚塔院碑銘

無住菴碑銘

書刻金剛經跋

題放生彙紀後

跋獅山思益寺冊

普德上人降誦法華經千部題辭

蓮生社約

夕照寺收埋骸骨回向文

懺生願文

誕日禮懺願文

卷之七

愚絕大師禪淨一燭頌

靈隱知浴寧一禪師頌

和明巖大師念佛十頌 附跋

文通公外集  
和洞山初禪師十心頌

和普明禪師牧牛圖頌 原韻

四相頌

和聞谷師走馬燈偈 原韻

贈得實上人偈

贈映天上人偈

贈鶴松上人偈

贈得心上人偈

贈雪嶼上人偈

贈鏡清上人偈

贈紺目上人偈

贈本明上人偈

贈聞普上人偈

贈彼岸禪師偈

贈夢有上人偈

贈徹機上人偈

和端禪師十空偈

贈惺生上人偈



贈智生上人偈

贈寂空法師偈

贈慧恒上人偈

贈本愚上人偈

贈持菴偈

贈行人偈

贈行邇偈

贈天慧上人偈

贈雨一上人偈

贈月門上人偈

贈心源上人偈  
上人專修淨土

贈以靖上人偈

贈正句上人偈

贈冰心上人偈

贈悟明上人偈  
時悟明正禮楞嚴

贈晦谷上人偈

贈笠峯上人偈  
笠峯病跛時發願閱藏

贈比丘尼行馨偈

奉祝石公和尚七袞大慶偈

夢參天童偈

醫王偈

醫偈

醉偈

我相偈

迷家偈

到家偈

月偈 四首 附跋

證研禪師像讚

守愚禪師像讚

天印禪師像讚

虛菴和尚像讚

德宗和尚讚

蓮大師放生讚

卷之八

祖鵝湖大師一納遮身原韻 有引

病起彷彿白樂天自誨

自味

答客問

解客難

二可歎

蠶歎

息齋四勸

戒人無益

十無益

拈古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一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敕撰楞嚴經會解序

臣聞古帝王之治天下。敷五教。明五刑。爲之化導。而懲創之者。無非欲人之勿迷其真性。勿失其本心。憬然率教。凜然懷刑。競爲遷善。改過以共進于淳良而

成其爲雍熙之世也。顧心性之說詳于經書之紀載。傳註之發明者不具論。卽外而釋氏諸書源流各別。言說互異亦大都以明心見性爲主。而于衆生本具之妙覺明性妙明元心。反覆辨論抽揚靡竟。則莫如楞嚴一經。我

皇上睿哲天縱。彌勤學問。凡古今載籍苟于理道心性有所裨益者。觀玩不輟。更殷殷于覺世牖民。惟恐其迷性喪心。無知陷網有辜。

上天好生之意。于是講讀經史之暇。旁及釋教中。楞嚴經會解一書。深契夫覺世牖民之

睿懷。爰命重梓以廣其傳。

敕臣之俊爲之序。臣老耄寡昧。久矣迷失幼學。詎能旁通釋典。然不敢不撝拾儒生臆見以仰答

明命于萬一。謹拜手稽首而言曰。按是經無教不收。無機不攝。而要以常住真心爲體。以圓通妙定爲宗。以反妄歸真爲用。破阿難一向多聞之惑。示波斯元無生滅之性。七處徵心。是處皆妄。八還顯見。無還斯真。舉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爲一切衆生無量劫來。

生滅來去。流轉不窮之根緒。而直揭之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非因緣。非自然。非和合。非不和合。斷三緣。以息三因。融七大而超七趣。指遠客還家之路。標諸賢證入之門。二十五圓通。音聞實居第一。三十二應現成就。專以聞修。至于分析細微魔事。研究禪那現境。爲之諄囑保護。消息邪緣。斷除妄想。顯真如性。成無上道。洵密因之妙諦。了義之真元。而菩薩萬行之綱維也。自唐及宋。解者代不乏人。而長水等九家爲最著。釋義雖有異同。標旨咸屬正論。元僧惟則輯成。

會解一編。尤得要領焉。臣是以深惟

皇上好生之德。無往不寓。蓋斯編之所以刊布也。欲使天下之人。知孽本無因。悉由妄造。奈何。迷鏡裏之頭。而任性不歇。忘衣領之珠。而向外求。顛倒攀緣。淪溺莫返。儻由是惶懼愧悔。如阿難之承佛慈誨。涕淚悲泣。而不復迷真。逐妄造孽種種。以至生罹

王章歿墮冥獄。則庶幾不負我

唐堯虞舜敷教明刑。登一世于雍熙之盛心矣。

奉

敕撰客問評註序

自古開天持世之聖人。如堯舜周孔。垂衣畫象。修道立言。皆是諸佛菩薩。建立世界。化導人心之大機。大用。非下劣凡夫。所可以尋常意識卜度測量也。我

皇上治法堯舜。學宗周孔。孜孜日不暇給。而

天縱濬哲。猶旁通竺典。深契無上妙義。凡可以用之。覺

迷回邪。有補于世道人心者。無不目寓神浹。輒隨時

拈出。直欲盡人而為之提撕振醒焉。一日

講幄咨詢之暇。覽及玉林禪師客問一帙。嘉其言之有  
合于道。可以爲士大夫之藥石。併可以爲緇素羣流  
之鉗錘。爰付梓匠。以廣其傳。而

敕臣之俊。綴述簡端。兼爲評註全文。臣受而讀之。其設  
爲問答機緣。大約以學道一事。鞭策士大夫。而直指  
士大夫種種礙道習氣。能令通身汗下。又以七諦當  
逼拶學道人。而喚起學道者。節節須知痛癢。管教欲  
罷不能。洵哉士大夫亟救痼疾之良藥。一切學道人  
打斷命根之毒錘也。我

皇上憐憫士大夫。多汨沒于名利愛欲。纏擾于客氣私  
心。迷却自性。莫知警省。故未能有恥且格。又憐憫一  
切學道緇素人等。真妄無分。道業莫辯。如沒頭墮在  
萬丈洪波中。不知自怕沉溺。又誰爲竭力提持。故聊  
借客問數語。作痛棒熱喝。使讀是編者。其或憬然而  
返。或矍然而起。庶幾其大夢忽醒。回頭是岸。胥一世  
而睹自性體。咸登正覺乎。嗚呼。此

皇上之所以刊布客問也。卽諸佛菩薩建立世界化導  
人心大機大用之一毫端也。臣愚且老。愧未能學道。



原件短缺

P6



又何能仰承

睿旨。敷宣奧義。姑就蠡測所及。妄加詮註。謹拜手稽首而爲之序云。

八代之嫡裔。紹燈燈相續之智光。上自莊嚴劫過去。七佛下逮南嶽一枝之三十四世。青原一枝之三十六世。精探之密藏奧典。旁蒐之斷碣殘碑。咸爲之鏡。其源流表其師承。無德不彰。有疑則缺。編成五燈會元。纘續一書。揭祖意於中天。耀羣蒙之長夜。嗚呼。十萬億劫。後祖祖孫孫。統系井然。心印燦如。皆涵公之光明。無量矣。其功豈直與道原等諸禪師並哉。余儒生也。不敢援儒妄證。聊述祖燈緣起。以見斯編之成。其擔荷者。爲甚鉅也。

賜號明覺禪師憨璞語錄序

楞嚴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然則一千七百則公案。皆歷代祖師言說也。皆無實義也。古來心心相印者。又何以有語也。金剛經云。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然則三藏十二部。皆諸佛菩薩之真語實語也。如語不誑語不異語也。今日振揚宗風者。又何必無語也。若作無語會。曹溪一滴不聞聲。若作有語會。少室堂前偏饒舌。嗚呼。語而無語。無語而語。如是理會得來。可以讀憨璞禪師語錄矣。師

紹濟宗之嫡傳。爲天童密老人之法嗣。雷音久震于南土。獅吼忽移于

鳳城。良以愍師自恒沙億劫中。夙植德本。今親遇轉輪聖王。如來召至上林。萬善殿集衆唱酬。因緣水乳。恭承天語宣問。抉盡佛病。祖病。魔病。愍師一味承當。全具佛藥。祖藥。魔藥。于是機境相酬。

天子嘉焉。賜號明覺禪師。茲當結制期滿。拈提盈帙。橫着。豎着。拂子。遍地風光。直提倒提。拄杖。普天震動。謂之語而無語。可也。謂之無語而語。可也。有一門外老

者。窺而嘆嘆。而爲之作頌曰。

百癡血嗣。濟宗赤幟。平平實實。洞達明悉。洒洒落落。末後一着。感通。

帝座究未說破。春到花開。事理兼該。乾坤燦爛。吾道一貫。鶯鳴燕語。祖風揚舉。刻盡諸訛。海不騰波。噫。門外老者。爲誰。雲棲弟子。大周也。

金剛經註釋序

金剛一經乃釋迦本師欲世人悟理見性爰立見性之法此一卷經乃衆人性中本有只因瞥起無明爲已主宰妄謂有生可度有行可修有法可得其于無住無得之本真千里萬里此經兜底掀翻鞭撻妄情淨盡無餘直使法法皆無所得頭頭始是家珍而性乃見矣註釋此經者古今來不下數百家而求其恰恰合如來本旨什不得一二余于戊申長夏日正矢願持誦金剛有吳門小友石書城自幼長齋夙具根

器而尤信向金剛一經博求諸家解註適從雲間獲  
此書此經註釋係雲峰大師釋谷口子真訂余受而  
讀之不煩不簡不淺不奧不顛預儻侗不滯句承言  
有合如來見性本旨爲之合掌讚歎欣未曾有所號  
子真者大約係僊真之流未得其詳至若雲峰大師  
則攷之五燈會元及古尊宿語錄的係大愚芝之法  
嗣爲雲峰悅一時法席最盛語錄最多有上堂一則  
云不用愛聖聖是空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若得聖  
凡情盡喚作體露真常所以古者道但盡妄緣卽如  
如佛又一則云若見諸相非相卽山河大地並無過  
咎又一則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四十九年間  
都來說一夢你等諸人還曾夢見麼所以道眼若不  
睡諸夢自除卽此以上三則金剛妙義已逗漏極矣  
所以此上註釋的的本宜其爲諸家最也書城不  
覺歡喜踴躍捐貲刊布以廣流通其功德尚可思議  
哉余因爲之序俟諸方之明眼者證焉

茆溪禪師語錄序

古人學道參禪。端只爲生灰心切。盡此形壽。務究明已躬下一段大事。不是粧體面好看。要求圓妙道理。誇示已長。將世諦中伶俐聰明知見拈弄一翻。遂畢此生學道之局也。近自天童天隱二大老示寂以後。諸方參禪者。莫盛于今日。亦莫衰于今日。何謂莫盛于今日也。凡豎拂拈槌。登座說法之禪和。無論通都大邑古院名刹。以至山阿水渚。茅廬草舍中。處處有之。非極盛而何。何謂莫衰于今日也。自己脚根未穩。

操履未圓。妄希出世。徒以鼓唇舌為機鋒。以長我慢為孤高。以養懶惰為休歇。以恃點慧為妙悟。縱遇善知識。不肯虛心承誨。便思說圓說妙。呈偈呈頌。得少為足。倘不幸而撞彼拍盲禪。將冬瓜印子一印。墮入外道邪魔。即百千萬劫難期出頭。非極衰而何。諦思古人如百丈之侍馬祖。揚岐之事慈明。終其身甘居學地。涉歷行門。辛苦操作。高風遐軌。豈可得而彷彿萬一哉。乃吾於茆溪禪師。庶幾旦暮遇之矣。師承願再來為死生一大因緣。真參實究。下死心工夫。而又

親受鉗錘于機。不虛發語。不亂施之。真正明眼善知識。報恩大覺普濟玉和尚。成就克家真師子。印證所得。不啻着毛厮結。然而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

上聞其行解相應。無忝阿師。順治己亥夏四月。玉和尚蒙

恩還山。隨有

旨召師來京。駐錫萬善殿。

上于萬幾之暇。時垂宣問。如叩洪鐘。響無不答。其間判。

斷之穩密。勘驗之明確。毫無假借。回護凜然。烈日嚴霜。幸矣哉。遭逢

聖王如來。廣大光明。包含法界。靡不水乳投而函蓋合。至其他提唱激揚。有殺有活。有縱有奪。有顯有隱。有權有實。如四瀆百川。千流萬轉。衝山擊石。鯨吞龍變。卒歸大海。而後已。師雖珍重出世。踞猊座而逗別傳。為時稀少。琳瑯琬琰。未可多得。然拈一機而機。普應用一法而法。法全彰。以之發揮祖道。建立宗乘。固已剷盡皮膚。直指膏髓矣。嗚呼。余竊窺師之本意。若

非先承師命。繼奉

君命令之。闡化弘道。迺而後起。則師且韜晦。至今縱後之學者。欲嘗鼎一臠。飲海一滴。亦胡可得也。所謂祇愁不成佛。不愁佛無語。世之學道參禪者。請以芻溪為式可乎。



山曉禪師語錄序

昔大慧老人初叅圓悟。悟察其已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然却坐在淨裸裸處。因語之曰。也不易。你到這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嗣後大慧勤叩半載。當下釋然。正所謂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嗚呼。踞獅子座。演如來法。紹祖德而津後學。其責任洵不輕也。須是死一回。始得活了。復能活。始為一得永得。若先未能死。不過浮剽虛掠。拈綴成篇。于自己本分上。毫無交涉。若死了未能活。亦只是傳案。

印瓠作世諦流布。欲用之殺活縱奪。豈得縱橫自如。以余所睹天童木老人血嗣隆安曉公。其真悟祖所云。死後能活者。歟。曉公與善果旅公皆荷。

先皇帝以金剛正眼。特簡之諸淨德中。因

救曉公弘法隆安寺。與旅公東西標幟。互相唱酬。

翠華屢幸。

賜賚優崇。兩公真堪伯仲。惜乎一時勝事。奇緣猶之石

火電光倏忽莫追。而道風所播。學徒雲集。法語泉流。

信口信手。隨機之施。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以至哦

風嘯月。叶羽諧商。無非指示西來的大意。不見大

慧老人道。我這裏如海蚌禪。開口便見心肝五臟。殊

珍異寶。都在面前。閉却口時。何處覓伊縫罅。會斯意

者。方許讀曉公此錄。若徒以文字語言音聲色相求

之。而曰此事許聰明靈利。漢擔荷曉公乃其人也。豈

不覲面失我曉公哉。

旅菴禪師語錄序

客問余曰聞竹乾有九十二種背正趨邪。二十八人  
摧邪持正。逮我東土白馬西來。正教始興于濁世。名  
相尋陷于邪宗。由是達魔大師。掃除繁穢。直示本心。  
此不立文字之第一祖也。厥後二派五宗。門風各別。  
語論橫生。或上堂示衆。或入室小叅。凡垂一語。必輯  
爲錄。沿至今日。法席星羅。唱提充棟。濫觴極矣。謂不  
立文字之義何。余曰。否不也。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  
切音聲陀羅尼。凡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

夫塵說刹說熾然說。卽水流風動。莫非妙演圓音。至于祖印肇開。佛髓全呈。曹溪之壇。經尚已。嗣而大慧老人。所哀集五家正法眼藏。凡百餘人。靡不擊塗毒鼓。轟霹靂舌。觸着磕着。能使精妖喪魄。魔外潛踪。此豈可以文字語言目之哉。昔巖頭和尚道。播揚大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爲。巖頭所謂胸襟流出者。乃自己無始時來現量。本自具足。是父母未生前。威音那畔。事凡有言句立處。卽真非是。造語言求奇特。以他人道不出。錦心繡口。

意句尖新。爲胸襟流出也。往不具論。余讀善果旅菴禪師語錄。其庶幾巖頭所云。從自己胸襟流出者歟。旅公爲天童木老人克家子。邁

先帝夙劫奇緣。于西苑淨刹。一晉接間。機投水乳。遂命公闡法大善果寺。

恩遇之隆。不減報恩天童二大老。惜乎

龍馭遽昇。敷天慘淡。所在法苑琳宮。亦頓爾埋光匿彩。是以猊座鮮登。獅吼希震。侍者彙其拈提之句。僅僅滄溟一滴。然而流出自己胸襟已足。蓋天蓋地。遍滿

三千大千矣。謂旅公此錄是文字乎。非文字乎。請質之。具金剛正眼者。客無言而退。

拈古漫錄序

拈古漫錄者。大周于甲辰長夏。銷暑懷天堂中。同雪山和尚一時偶集所錄也。余不知古。又安知拈哉。不知拈古。又安敢以魚目混明珠。而與大善知識。此敲彼唱哉。曾記得大慧禪師云。叅學者須叅活句。莫叅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所謂活者。此句也。死者亦此句也。活中有死者。此句也。死中有活者。亦此句也。不死不活者。此句也。卽活者亦此句也。然則拈古者。死句亦可拈得。活活。

文通公集卷之一序  
句亦可拈得。死拈得活。時似乎。是死而其實活。拈得  
死。時似乎。是活而其實死。識得死活變幻千態萬狀。  
方知歷來尊宿。從無實法繫綴人。只要人于無義味  
中。咀出義味來。沒理會處。得大理會在。固忌註脚。尤  
恨能侷。吾知雪山其免矣。若大周則必居一于此。諸  
方明眼人。必有檢點及之者。雖然。余固以檢點爲藥  
石也。亦庶幾乎得良藥而後。可求活云爾。

嵩山上人語錄序

臨濟家風。莫盛于今。亦莫衰于今。擎着拄杖。威能捉  
鬼。殺賊。豎起拂子。盡會布雨興雲。請莫打。請莫喝。只  
要一口氣。不來時。實實討個落處。便目瞪舌喬。拄杖  
拂子。都用不着。所以古尊宿。珍重出世良。以走馬須  
彌頂。撐船大海底。收韁把舵。誠惹大一椿利害事也。  
余一日閒遊西子湖上。過鳳林寺。聞雷音大震。隨衆  
趨入。則擎拳豎拂者。爲嵩山上人。侍聽良久。機境相  
酬。于了無奇特處。露些奇特。余心異之。及下座與之

平實商量。則山窮水盡。他人翻不得身。下不得腳處。師却還個真消息。遊行自在。今錄中有古杭素稱佛地一段。試請明眼人勘驗。便識得嵩師本來面目。亦識得一切衆生本來面目矣。雖然得無以予爲饒舌否。

崇義錄序

古德有云。祇愁不成佛。不愁佛不解語。今日之出世。開堂者。法壇林立。靡不有語。亦靡不是佛耶。余曰。佛不必有語。不必無語。語不必是佛。不必非佛。亦視其爲何語而已矣。口頭三昧。逞機鬪辨。則語可不有。寔地參究。證明生歿。則語不可不有。崇義錄者。揚山松際師來自崇義之語也。其語猶之布泉菽粟。而能煨寒餽餒。猶之晨雞暮鐘。而能鳴昏喚曉。耀前代幾燼之祖燈。續末世將斷之慧命。所謂不可無之語者。此

錄是也。昔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禪師云：大藏教明得個甚麼？宗舉拳示之。李不悟。宗云：措大空讀萬卷書，拳頭也不識。余鈍甚，亦豈識拳頭而師既張拳以示，則明眼人必有識之者。固無俟余之強不識以爲識矣。偈以誦之曰：陽山崇義是一是，二認得陽山便識崇義。一瓢一衲隨處拔，幟磬山家風。臨濟血嗣。

### 慈雲禪室序

慈雲禪室者，吾邑周君星甫室人吳氏法號慈雲所構也。慈雲產名族，幼攻書史，博通載籍，于中饋操作之暇，吟咏不輒，晚益究心竺典，勤求大乘，以夫子患痼疾，誓闢淨宇，供養。

慈悲大士像，晨夕焚香拜禱，繕寫妙法蓮華經十部，願藉佛力法力，俾夫子夙疾頓痊。慈雲既親灑閨藻，爲之引。星甫伯兄侍御公光甫，復踴躍贊助，爲之跋。息齋老人休沐里居，聞其事，見其疏冊，內引與跋，不



覺作而嘆曰。是何善緣之輻輳一門也。余有以卜星甫之病。必霍然而起也。蓋余嘗讀唐脩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云。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真妙義。合目冥心仔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裏。又云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然則法華原名無量義。有能信解受持書寫誦讀者。其功德均不可思議。安在慈雲之點墨。非醍醐耶。又安在慈雲書寫圓成日。非行佛令之醫王特與夫子治心病耶。余是以下星甫之霍然而

起。只在慈雲禪室告竣之日也。行將夫婦共出火宅。共登大車。共舍化城。共詣實所。相與共證法華三昧。真雅師所云。非但天恭敬人。恭敬亦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余又何能不歡喜合掌而爲之序。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一終

慈雲禪室

三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二

吳江金<sub>宜</sub>俊<sub>宜</sub>豈凡著

法華禪院碑記

法華禪院者在楓江寒山寺之西數武去閭關六七里其地爲松陵徐氏瑞宇之舊宅徐君素奉三寶絕葷茹齋經數十年以信義德行著聞鄉里皈依禪宿性能者匪朝伊夕忽于順治丙戌夏五偕其子學博

名克俊者。捨宅爲菴。仍捐橐千餘金。爲之營構殿堂。寮廡。并田園若干畝。津梁往來雲水。因名其菴曰法華。蓋取惟一事實。餘二非真之義也。諸佛如來。爲此一事。出現于世。達磨初祖。爲此一事。隻履東渡。一千七百則老古錐。亦皆爲此一事。拖泥帶水。連累滿地。兒孫不輟手。徐君之所以猛撤火宅。植茲良因。欲後之住此菴者。究竟此一事。直變火宅爲蓮池。且併捐化城。共詣實所也。會始事之能公。謝世方丈無主。香積蕭瑟。津梁艱阻。賴有舊住僧寂慧。績行多年。力振式微。與一時合郡紳士。敦請浮石和尚之法嗣。天童密老之嫡孫。彌壑禪師。于乙巳春。來主法席。迄今四載于茲。宗風不振。禪悅飽安。洵能究竟此一事。而無愧其爲法華主人者。已于是寂慧之夙願了。畢并捨宅爲菴。徐氏父子之往昔良因。亦至是圓滿無欠。而屬余一言爲之記云。

廣福寺飯僧田記

昔達觀穎禪師行脚至吳中時已薄暮投宿律居士  
者弗納師責而數之曰如來有言汝曹不聞之乎在  
家僧不喜客僧來者我法當滅夫穎公有道之士一  
宿不留何訶責至此良以紹隆佛法者僧也拒僧不  
納非薄僧是薄佛也四十二章經云飯凡人百不如  
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層累推之  
以至羅漢辟支佛功德不啻倍蓰從來賢聖應化往  
往游戲敗笠破衲中是以飯僧一事福德最大爲飯

僧謀久遠而置立齋僧田。其福尤不唐捐。丹陽縣城北里許。惠山廣福禪寺。創自西晉泰康六年。歲久傾廢。宋仁宗時。有化身菩薩重興。名日光道場。後永明壽。東山岳祖風振揚。乳泉表異。至明末。憨山大師駐錫其中。註楞嚴法華通議。疏解金剛心經。併著夢游等集。古德名賢。于茲寺緣會非淺。集指恒以千計。且地當水陸要衝。北來自京口。南至自錢塘。雲水絡繹。甌鉢駢闐。壽田餽僧。猶俗人之必需米舉火也。粵稽晉代。卽有欽賜基址。山田七十畝。明萬曆年間。本邑

著姓賀孫等氏。各捐貲置水田一百畝。大清順治六年。江氏施湖田二十五畝。合新舊田地計之。幾二百畝。皆資助香積津梁。往來之需。寺主石源上人。恐後之無所托以傳也。世守匪易。特走長安。因大善果菴和尚。索余言爲記。余曰。此田有無量義。請爲上人悉之。其在諸檀護。破慳喜捨。必獲人天善果。食報無疆。此福田也。其在十方荷竺擔瓢之徒。飫餐香粢。增修德業。長養菩提。此慧田也。其在常住謹司香火之後裔。秋霜律身。春風與衆。恒飽五戒具足之高流。與

天羅漢辟支佛。應化賢聖。此又無價良田也。但不可着。一貪想。自私自利。爲衆如割身肉。此便是害田之。碩鼠不可着。一嗔想。人我熾然。如堅城之不可下。此便是蠹田之。蛇蝎不可着。一痴想。如豪富田舍翁。徒爲長子孫計。而被華嚴會上主稼神之所訶譴。此便是損田之。一切蠱騰三毒除。而後妙明之內。自具五風十雨。歲歲釀成金莖玉液。以徧充禪悅。使此田直與法界俱永可也。如來大法之興。端在是乎。是爲記。

募建大悲閣疏

諸佛菩薩。皆以度世爲本。而悲憫閻浮。應現普濟。則觀世音爲最著。故冠其名稱曰大悲。良以世人一墮娘胎。便受無限悲趣。而世人不自悲也。惟世人不自悲。而生生世世。流浪悲趣中。靡有窮時。短命者無論。卽長壽者。不過八十九十。以偕殂。均之石火電光。誰短誰長。貧窮者無論。卽富厚者。終須赤身撒手。以冥遊。均之一副枯髑。誰富誰貧。下賤者無論。卽貴介者。終須蓬首伸足。而長逝。均之一場傀儡。誰貴誰賤。愁

苦者無論。即歡娛者。終須攢眉蹙額。以永訣。均之泛舟苦海。誰戚誰歡。壽也。妖也。貧也。富也。貴也。賤也。苦也。樂也。無一非可悲之人也。無一知自悲之人也。此觀世音所以不勝其悲。而張千眼為之。照察出千手。為之。救援。世界無盡。衆生無盡。觀世音之悲願。亦與之俱無盡耳。有能明乎大悲之義。則未有不凄然自悲。如焚求拯。溺求濟。而願觀世音之亟加哀憫。覆被者矣。潯水印松禪師。悲願深廣。既念往來行脚。無應鉢之所。為之募齋僧田。以津梁禪悅。又念雲水賢聖。

無停錫之地。復思建大悲閣。以弘啓禪關。計閣之為費不貲。然以印師悲願。舉遠近善信。而盡攝入于悲觀中。庶幾借此悲因。植彼聖果。相與歡喜樂助。以無負觀世音。應現普濟之婆心。則閣之成也。拭目俟矣。

重修吳郡北寺塔疏

按志寺曰報恩萬歲禪寺踞一郡形勝建自吳赤烏  
年間隋吳令孫寬廢之唐僧慧頽再建開元中詔改  
開元乾寧時燬于兵吳越錢氏始名報恩今殿址久  
墟不復可問矣殿之坎方有浮屠巍然插峙創自梁  
僧正慧凡十一級尋燬宋元豐間重建蘇文忠軾感  
舍利之瑞捨所藏銅龜奉焉建炎之亂鞠爲灰燼紹  
興間僧金大圓復爲構造止九級垂四百年明隆慶  
間又不戒于火萬曆十年申文定公倡衆修建適有



古杭佛日僧曰南山如金者具大辯才能廣說因果併饒有飛行術共咋爲神以致檀那雲集凡九年塔成高三十七丈延袤二十八丈仍復舊觀迄今歷有年所風侵雨蝕鼠穴雀巢塔身幾剝落盡矣順治五年有僧惟一矢志鼎新佐以文若雲觀二僧協力募修從頂至下補苴完整者已得八級尚餘下一層剝落如故荏苒又十七八載形家者言此塔爲一郡坎方之鎮星也高必以下爲基基之不固欲層累而上之保無傾危得乎亟葺之便余因偕合郡諸紳士善

信等于今年春延請圓墓剖和尚駐錫茲寺謀葺塔基顧寺之東北隅有不染觀音耳殿樑棟盡朽卽日將圯余偶感異夢欲和尚先完耳殿以安大士法身而後興塔工會

藩臺佟公偶一日過寺目擊耳殿傾頽慨捐清俸多金不日成之異哉余夢之有徵也信

佟公爲應運再來之人故于體

國恤民之暇無一善事不力行無一勝地不點綴茲殿工旣竣和尚可以惟塔是圖矣而又欲余一言爲勸

余何言哉。昔坡公嘗訪石塔長老。及相見。公曰。久嚮石塔到來。如何不見。長老聳身而立曰。難道這個是磚的。公笑曰。却有縫隙。在曰。若無縫隙。何以容世間。螻蟻。公深肯之。今和尚旣飛錫到此。聳然一座。無縫。塔昇天。卓地插漢摩霄。蘇公謂石塔有縫隙。余謂和尚。尚無縫隙也。然則世間螻蟻將安所容哉。余曰。和尚。正容之。無縫隙中也。總之。脚踏實地。則登峰造極。直。彈指間耳。行見塔工之告成也。猶之耳。殿已。請質之。都人士。其以余言爲然否。是爲疏。

重修樵李法蓮寺大悲閣疏

曩潯水印松禪師募建大悲閣。余嘗爲引言。舉大士所以悲憫衆生一片婆心。縱筆揣摩。真覺衆生之悲。趣無盡。大士之悲觀亦與之俱無盡。余搦管時。不禁涕泗交流。卽一時見者聞者。亦心骨摧裂。然而闍浮衆生能代人悲。鮮知自悲也。人生世間。不過逆順二緣。或遇逆緣。則知悲。一遇順緣。則侈然意得而忘之矣。或遇順緣。則知悲。一遇逆緣。則怨尤橫生而忘之矣。有能齊逆順爲一境。運悲心爲等觀。千萬人中。未

有一焉。不得不望救于大士之大悲也。故大悲閣之建立。所在梵刹有之。橋李法華寺大悲閣。創自唐陸宣公。厥後成煨迭更。明冢宰陸莊簡公。暨余師蔣澤壘先生。曾令禾相繼更新。兵燹以來。榱崩棟撓。行將廢墜。郡紳某某偕十方善信。復謀所以新之。持疏乞余言。余不覺愀然曰。諸檀護之爲此舉也。其皆有悲心也。夫嗚呼。衆生之可悲。至今日而更甚矣。大士照之以千眼。猶悲眼之不勝其照矣。援之以千手。猶悲手之不勝其援矣。卽以橋李言之。當其未罹兵燹之

先戶口殷。蕃商民樂業。熙熙攘攘者。恬不知其爲可悲也。及其旣罹兵燹。後瓦礫如丘。白骨猶燐。又倏忘其爲可悲也。無論若富若貧。若貴若賤。若苦若樂。若壽若死。卒無一能知自悲。則有眼者與無眼同。而烏得不藉大悲。張千眼爲之照。有手者與無手同。而烏得不藉大悲。伸千手爲之援。法蓮寺大悲閣之亟謀鼎新也。其能已乎。從此闔郡善信。見大悲相。稱大悲名。盡起悲觀。盡生悲智。安在衆生之兩手。兩眼不具足。千手千眼之無碍神通。而大悲之千手千眼。非卽

兩手兩眼之本來面目哉。將使衆生化三毒為三慧。又奚獨慳囊未破而猶患茲閣之落成無日也。

募造藥師殿疏

藥師經云。凡諸有情。曾聞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能解脫一切生老病死憂愁苦惱。是何一名號入耳。便獲如許利益也。蓋因藥師佛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皆為救拔諸有情。故八大菩薩與十二藥叉大將。咸承如來願力。荷負有情。為作義利。饒益安樂。有求輒應。功德無邊。特號曰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良有以也。然則欲證無上菩提。未有不自廣利有情。始若以廣利有情之故。不顧自己肢體血肉。忍痛

如飴以之崇奉藥師如來。是其發願亦卽如來本願也。其爲功德亦卽如來本願之功德也。烏可分別思議于其間哉。雉城比丘尼慧鑑居然以五漏之身。誓利有情。募造藥師寶殿。慮爲費不貲。滿願匪易于是。壘石爲闢釘手。乞化日則受炎威之逼。蒸如坐清涼地。夜則供蚊虻之攢咬。有同木偶軀。一時見者聞者。相與驚訝嗟歎。來告于余。余曰。若何自苦如此。不聞截手斷指穿骨拖鍊。作種種怪異苦難事。爲蓮大。師所訶擯不與者乎。是殆不可以訓也。告余者曰。斷

臂投崖皆佛祖爲法忘身榜樣。何獨疑于廣利有情。不惜軀命之比丘尼耶。且安在五漏之身。不證無漏之果。而反爲自私自利。行施如割身肉者。護其慳囊也。余無以難告者而爲之疏。

重興天竺寺大士殿疏

粵稽觀世音菩薩。初因古觀音佛而發心。曰。我若成佛。等觀音如來。以聞思脩三慧。自入教他入。故於六根之中。惟用耳根開圓通之門者。其本願應此方之機。又此以音聞爲教體。所以餘方諸大菩薩。數等微塵。迦支揀而退之。獨進觀世音者。以諸大菩薩。應當餘方。惟觀音大士。獨當應此方故也。是以感應之道。若針芥函。蓋絲毫不爽。而像法住天竺者。其感應爲尤奇。攷志自李唐來。已盛題詠。至石晉天福年間。有

道翊法師。以瑞木設像。歷宋元明三朝。君公卿士。咸爲隆禮致敬。殿宇寮房。崇宏嚴麗。中雖迭更成毀。靡不踵事增華。今庚子歲三月。寺殿復燬。余蒙

恩假歸。于四月浴佛日。登竺頂禮。則向來巍峩之梵刹。

層拱之院房。已化爲煨燼。蕩爲瓦礫矣。僧衆繞余悲泣。亟謀所以興復之。而持冊乞疏。余告之曰。謀興復于今日。誠難言哉。雖然。以人力謀興復。則難以觀音大士之靈感。爲興復。則易易也。蓋大士以三十二應現。尋聲救苦。閻浮衆生之苦。莫甚于今日矣。尤莫甚

于今日之東南一帶矣。年來水旱盜賊。疾疫兵戈。以至髓竭供輸。力疲徵發。種種苦趣。盡攝入大士悲觀慈觀。廣大清淨觀之中。是以衆生不勝其苦。則大士不勝其救。惟無所不救。益無所不靈。往不具論。卽客歲六七月間。海上鯨鯢鼓浪。潑天而我浙濱海地方。安堵如故。非徼大士之靈。貺不至此。夫人重受大士之靈。貺保有室家。妻孥而忍于紺宮碧宇之蕩然無存。併歷代沿留之瑞像。使之風侵露濡。棲托靡所乎。余知普門示化。必有以提撕而警覺之。將盡衆生化。

三毒而薰以三慧。又奚止破一慳囊已也。行且有財。施力施心。施法施歡。喜踴躍共襄興復之盛舉。願從此海宴河清。民安物阜。以無負觀音大士尋聲救苦之慈悲者。當無俟余言之畢已。

募建靈三官殿疏

謂天下無不靈之神。而或有巍峩其殿宇。莊嚴其容像。愚民之往來者。未必入而瞻禮。卽瞻禮之。而未必發其誠敬。神之于人。漠然也。若是乎。神之有不靈也。謂天下有不靈之神。而或有頽垣敗壁。荒烟蔓草之中。忽焉奉寸木爲活佛。一唱衆隨。走愚民如鶩。必誠必敬。而感應捷于影響。神之于人。赫然也。若是乎。神之無不靈也。然則豈神之有靈。有不靈哉。亦人心之自爲靈。自爲不靈而已矣。人而動念與神違。則神去。



之矣。去之則靈者不靈矣。人而舉念與神迎則神依之矣。依之則不靈者靈矣。震澤之南不數武。地名鬪鈕壩。有三官像自水面浮來。一時地方人詫而靈之。環遠近百里之人亦競傳而靈之。于是貧無濟者。病無醫藥者。中年無嗣息者。農夫思豐年。商賈思攸往。士大夫思亨達者。咸禱無不應。而三官因以靈得名。嗟乎。三元固得道者。神通廣大。亦何往而不靈。獨靈于浮水之一像哉。蓋觀像者之人心。自爲靈也。今其像尚在荒榛野棘間。有僧行侃思構殿以崇之。而丐

言于余。余謂僧曰。三官之靈。人靈之也。則三官之殿之成。亦乞靈于諸善信之心足矣。何俟余言。

祇園寺建白衣觀音閣疏

世人之祈福求嗣者咸崇信白衣觀音以其祈福福  
集求嗣嗣廣感應捷于影響故白衣觀音之名稱因  
世人之祈福求嗣而愈著雖然白衣觀音以慈悲爲  
心者也祈福求嗣之人未必皆以慈悲爲心者也何  
以感應之不爽也問心居士曰祈福者雖未必能行  
集福之事而祈福之一念視召禍而不悔者有間求  
嗣者雖未必能行廣嗣之事而求嗣之一念視絕胤  
而罔顧者有間菩薩慈悲隨機接引與祈福者以福

使人知福之真可以祈。庶幾肯實行集福之事乎。與  
 求嗣者以嗣使人知嗣之真可以求。庶幾肯實行廣  
 嗣之事乎。然則世人而盡行集福廣嗣之事。又何必  
 乞靈于白衣觀音哉。噫。此乃白衣觀音慈悲度世之  
 本願也。潯水海空上人欲建閣于祇園寺殿後。以奉  
 白衣觀音。余因疏其意如此。非為乞靈大士者。任布  
 施相值為不必乞靈大士者。證無上果。若止以祈福  
 求嗣了此因緣。則亦淺之乎。視斯舉矣。

祇園寺華嚴募單疏

潯西祇園禪寺一鎮名刹也。比年為魔眷所侵。香火  
 幾墜。住僧海空發弘誓願。于大雪中徒步至磬山。踞  
 請松際和尚飛錫此中。于以揚宗風而拔魔幟。祇園  
 之墜而復振。在此舉乎。乃松際以磬山之席不可久  
 虛。特留高足轉上人。顯示權教。啓建華嚴祇場。以三  
 年圓滿。無論。是魔。是佛。是聖。是凡。盡攝入于華嚴海  
 中。然後知和尚拄杖着落處。若日臨濟兒孫。單刀直  
 入。烏用是喃喃課誦作學究生涯。則磬山携來之棒。

不認作拄杖。錯認作拄杖。亦錯矣。祇始于龍華會日。堂內安十二單。合之堂外護祇共二十四單。每單一年。需米若干。銀若干。以一人而領數單。可以數人而奏一單。可在娑婆界內。緣有多寡。在華嚴海中。覺無大小也。敬告之同志。

夕照寺募疏

忘菴居士。偕無相道人于夕照寺中。收埋人畜骸骨。遍告仁人君子。各隨願認收。固已恩施不報。德種無邊矣。而又念殘齒剩骼。雖歸藏得所。然非藉佛力。法力。賢聖僧力。爲之提撕救度。則長夜不旦。解脫無期。哀此白骨。終沉黑業。于是就寺中謀建一地藏殿。以地藏菩薩本願誓救地獄罪苦衆生故。又建鐘一口。晝夜長鳴。能令一切枯骸咸聞聲度脫。故夫旣建寺。鑄鐘。則須集真實淨德數輩。等地藏心。發地藏願。爲

之禮懺誦經鳴鐘施食俾萬類有情共登十地則常住供僧安單之費與造殿鑄鐘之費皆收埋骸骨中之究竟良因圓滿善果是烏可以已也余不禁歡喜讚歎轉代忘菴無相兩大檀護再告之仁人君子云

青蓮禪院接引疏

金剛經云。如筏喻者。法華經云。方便有多門。宗也。教也。皆筏也。皆方便之門也。三藏十二部以至六代五宗一千七百則公案無之。非筏也。無之。非方便之門也。雖然。如來禪祖師禪。與野狐禪。毫釐千里。向上路。轉身路。與鳥道岐路。覲面星淵。得其人。則火坑卽是蓮池。非其人。則醍醐翻成毒藥。接引鈍根。齊驅利器。莫如專修淨業一法。最穩當。最平實。猶筏之期于必濟。雖遲亦速。門之期于必入。雖迂亦逕。此雲棲大師

所以爲西方真教主。震旦大慈父也。方今宗風狂吼。祖意亂揚。擎拳豎掌之輩。遍滿諸方。至淨土津梁。卒未有過而問焉者。空谷老人。憫淨業之衰微。醉狂禪之醉夢。特于青蓮禪院。方丈室中。勵諸大衆。一心念佛。二六因間。所謂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是愚是智。咸證菩提。無聖無凡。同生極樂安。在念之。又念非。卽如來禪。祖師禪。乎。念入無念。非卽向上路。轉身路。乎。謂宗教之施設。互異。則可。謂宗教之指歸。各別。則惑矣。余喜空谷之克紹雲棲家風。而且謂今日之眩

瞽于野狐鳥道者。示之南車。則非特教主之領袖。抑祖庭之鞭影也。院之中堂。寬僅容膝。堂前尚有隙地。諸善信欲規之。以供奉接引。余曰。是亦一筏矣。是亦一方便之門矣。因歡喜踴躍而爲之疏。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二終

青蓮禪院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三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蒲菴募建大悲殿疏

繇金閭西行三里。為洞橋。進橋內半里許。為蒲菴。菴以蒲名者何。昔慎獨禪師結茆奉母。效古尊宿陳蒲鞋。編蒲養母故事。故以蒲名。其地最幽勝。竹木圍合。蒼翠盈眸。中涵一池。池內菡萏花發。香聞數里。真眼。

前佛國也。慎師高足爲字均禪師。閉戶習靜其中。足不履闕。有同高峰之活埋。余一日叩扉訪之。師方書華嚴經。厥工將竣。其點畫端楷。紙墨精良。洵稱法寶。因指余池後隙地。欲借其徒明幻。募建大悲殿。以了慎師宿願。屬余一言爲之疏。余不覺合掌歎曰。大悲之建立。所在梵刹有之。良以大士弘誓海深。慈濟無盡。而建于此地。俾觀感像法者。能使繁聲冶色。蕩人心志之會。一。回頭轉腦。盡攝入大士悲觀中。了。知千秋歌舞之樂地。不過一。朝露電之浮光。于以喚醒酣我言否。

迷拯援沉溺。其功德尚可思議哉。請質之遠近善信。當于華嚴十施中。必有能居其一者矣。字公師弟然。



徑山地藏殿募疏

今天下叢林之盛莫過江南而徑山爲最歷代祖師  
瓶鉢相繼幾于肩摩踵接說者曰峰巒環秀形勢奇  
勝宜乎賢聖輩出而不知真心辨道志續祖燈者在  
往結茆茲山譬之以金鍛則無鉛以玉礪則鮮石非  
關乎形勢也有克明上人者亦結茆其上欲于山之  
前區建地藏殿夫以選佛之場忽作幽冥之觀得  
無梯天而睇井焉是不然克明殆有深意焉恐蔭身  
歷祖脚下者猶之紈袴子弟生長富貴之門不知稼

穡艱難。流浪可慮。倘不以地藏菩薩悲憫地獄之心。度盡衆生。則雖衲老。苦鱗功深。面壁終未。可以言辦。道而續祖燈也。噫。此克明所以建地藏之因也。

臯亭和尚山曉托鉢疏

先皇帝乘金輪以御世。欲與海內蒼生共臻覺路。因探及內典。深契真乘。與弘覺和尚。水乳相合。復

救弘公高足山曉禪師。駐錫隆安。聿振宗風。詎意

龍馭升遐。勝緣不繼。海衆興嗟。今弘公歸老天童山師。退居佛日。山川相望。爰念法乳深恩。瞻雲惻惻。于是迎養弘公于佛日之東方丈。一時東西法幢。交光互映。大闡楞嚴密諦。學徒麇至。祖道重暉。而無奈歲丁歉薄。香積時空。山師恐老人以瓶鉢縈懷也。携杖出

山謀所以安隱大衆。慰悅慈心。不惜重研百里來告。于余余爲之喟然歎曰。此隆安所以爲天童嫡嗣也。昔雲峰悅禪師。在大愚芝座下。一日芝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莖。莖喚作一莖。莖入地獄如箭。悅聞之駭然。便上方丈請開示。芝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家。趁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悅不敢違。未幾芝遷翠巖。悅納疏罷。復過翠巖。求開示。芝曰。佛法不怕爛脚。今正雪寒。可爲衆乞炭。悅又奉命化炭。後福源石屋珙勘曰。這個便是爲衆

竭力不廢寸陰。叅禪學道第七個樣子。今日山師爲弘公住山計。特拈起第七個樣子。爲衆托鉢。我知弘公必如芝。公見悅而笑曰。且喜大事了畢。我又知山師亦如悅。公必且不措一詞。禮拜而退也。余故曰隆安之所以爲天童嫡嗣也。十方善信。其以余言爲然否。

募完石佛殿工疏

順治辛丑冬余徼

恩歸里。攜筇遊覽之餘。見武林之上竺名刹。一燼成墟。吾蘇之圓妙古觀。歲久全圯。一則爲觀音大士。應現普度之香火。一則爲三清大殿。祝釐

萬壽之勝場。皆當應運鼎新。何可聽其廢壞。余于是特發誓願。倡募効綿。幸藉江浙兩省。一時當道大檀護。無不受靈山囑付。無一非紫府僊寮。各各捐輸。同時落成。真一時盛事。千載美譚也。若單恃本方善信。當

此民窮財盡之日。沿門托鉢。有如聚沙成塔。工之竣也。何日之有。余爲感慨久之。自後誓不再作募疏。懼良因之。莫必善果也。忽一日。息緣盛居士。爲余說開元寺吳中石像興復緣起。約費工料二千餘金。願肩四分之一。業獨施五百金矣。適

藩臺詣寺中。目觸機緣。慨施多金。以襄厥成。余聞之不覺喟然曰。

藩臺佟公之涖我江南也。于民瘼

國計。無念不周。于剔蠹釐奸。無弊不革。而清風兩袖。功

德頗施。諸如葺泮宮。以崇學校。築山塘。以利行旅。助建三清殿。以壯一郡形勝。屢割廉俸。不可枚舉。茲又于吳中石像。矢願重輝。豈非尚書所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者乎。然則石像之來自海上也。在晉建興年間。今日我吳之微庇德星。因緣輻輳。于二千年前。早已券之矣。豈尋常檀施作空門中。小小善果。已哉。余是以破戒復疏其事。當必有心我佟公之心。俾開元與天竺圓妙三大寺。觀蔚然鼎峙。吳山越水間。此亦海氛肅清。太平有象之一徵也。凡歡喜布施者。應作

如是觀。

募造二橋疏

浮圖之說非儒者所尚也。至募緣僧尼沿門托鉢。飾苦行以惑衆。借佛面以刮金。則尤佛法中可鄙者也。雖然儒之闢釋。不過以其崇尚虛無。毫無利于民生。物用與儒者之窮約而存心立達。榮膺而顯用。施濟不啻霄壤爾。若夫水鄉之橋梁。猶之陸地之車馬。實王政中濟民利物一端也。自潯水西至茗城。係往來通衢。運道攸關。沿塘七十餘里。爲橋不下數十處。凡以維斷通閔一處。圯壞咫尺。關河乃潯西之三里六

里九里三橋。一時並圯。緯卒裹足。行人怨嗟甚且霜凝雨滑。慘墜數命。余往來其間。未見有存心立達顯用施濟者。爲之倡議整葺。如拯溺救焚。然豈以徒枉輿梁。無闔王政之一端乎。嗣見向之裹足者。信足而疾馳向之怨嗟者。嘖嘖讚歎有歡喜色。則三橋已煥若飛虹。坦若康莊矣。余異而詢之里人。誰其爲此。則曰。有一比丘尼募造而成。噫。此固崇尚虛無之流也。而反肯爲此濟民利物之事乎。且聞其募不强施。費不沾手。經費有節。程材估料。井井有畫。旬月之間。三

橋並成。若役鬼驅神。余不覺感歎久之。一日比丘尼持一緣冊來索余言。應門拒之。尼曰。我非假名募緣。惑衆刮金者。比濤西三橋成之者。卽我也。比入見。則喞然一老婆羅。而胸中頗明了。矢願更廣。將復舉濤北之北迴橋。太平橋。一時並葺之。此二橋爲居民作息必經之要路。求濟者殆有甚焉。擬卽日鳩工。誓猶三橋之成。余固目擊其有成效。而許之一言以贊助之。嗟乎。彼服儒服冠儒冠。而不以濟人利物存諸其心。顯諸其用。孜孜焉。惟日不足者。其視此尼爲何如。

哉。然余終不敢謂濟人利物者不出于公卿士人而  
友有遜于尼也。則斯二橋之成也。雖爲費不貲。亦可  
以刻日埃矣。

慈雲寺募造病堂藥寮疏

歲次辛丑夏日。余偶過大善果寺。有僧本然。具言于  
余曰。城內盛甲。厥十方院慈雲寺。常住心如。發弘誓  
願。安養老病比丘。又有醫士方冲甫。素敬三寶。施藥  
濟僧。亦同發是願。今養老堂已成。而病堂藥寮尚未  
建立。敢丐一言。疏其緣起。告之布金長者。成就此利  
益。良因。余曰。善哉。心如本然。暨方醫之同發是願也。  
其猶文殊與維摩相見說法之一大因緣乎。一切衆  
生。具有生老病歿四相。苦惱然方其生也。渾兮菟兮。



不知有生之苦。及其死也。杳兮冥兮。不能言死之苦。惟是少壯者。漸老。輕安者。忽病。則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之苦。皆自。知之。皆自。能言之。而自。不能爲之。救療也。此苦。緇素。維均。而在。緇尤甚。既已。割愛。辭親。皈依。大覺。須賴。色力。精健。捍勞。忍苦。究明。已躬。大事。若一旦。老病。交煎。安養。無依。醫藥。罔助。大事。未明。無常。卒到。枉了。圓顱。方服。作沙門。一番。諸佛。慈悲。所爲。深可。憐憫。者。此也。故。維摩。經云。衆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又云。以。已之。疾。愍。于。彼。疾。當。識。夙。世

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衆生。忽生憂惱。常起精進。當作醫王。療治衆病。余故曰。心如本然。與方醫士。三人同發之願。猶問疾之文。殊與示疾之維摩相對。說法一段。大因緣也。其利益之成就也。必矣。余故歡喜讚歎而爲之疏。

圓墓山飯僧募疏

經云菩薩不受福德以世間人造一切罪因墮業報  
卽造一切福亦種業因必也罪福雙消方離苦海雖  
然不受福德者未不自廣植福德始也福則莫如  
飯僧爲大飯窮叅力究枯坐蒲團之僧爲尤大昔漂  
母飯一韓王而獲報千金聲施後世假使飯及淮陰  
市上無名惡少則漂母亦湮滅而不傳矣嗟嗟飯一  
世間男子猶且食報不小况飯出世間豪傑于以弘  
暢宗風而紹續祖燈其福德寧可思議哉圓墓山聖

恩寺爲三峰上人卓錫揚宗之地。學人雲集。皆窮叅力究。務明祖意者也。去歲苦遭旱蝗。香積蕭瑟。不得不一拈托鉢公案。爲嗣法大衆安穩住山計。倘世之布金長者。肯效漂母之飯王孫。而以廣植福德者。證不受福德之聖果。則請白圓墓飯衆始。

快生菴疏

快生菴者。陽山松際師津梁學人之下院也。大周稽首而啓請曰。以人道言之。有生則有老有病有歿。無限憂悲苦惱之畢集。皆從生趣中來。以物類言之。飛者走者。則有投矰履阱之苦。游者沫者。則有觸網嬰罟之苦。種種碎骨糜腸之楚痛。亦皆從受生中來。一切衆生。有生之爲苦。未見生之爲快也。菴以快生名者。何哉。師曰。一切衆生。但以五蘊熾然者爲生。而不以萬緣俱斷者爲生。以四相燦如者爲生。而不以萬

文通公外集 卷之三  
類同情者爲生。故生卽苦。因苦是生果。若萬緣俱斷。則無生之生也。萬類同情。則度盡衆生之生也。快莫大焉。菴之以快生名也。固宜。因疏之以告。是衆生卽非衆生者。

龍樹菴普同塔募疏

閩關外龍樹菴普同塔。自宋迄明。其來已久。萬曆年間。有雲棲弟子西崖傳禪師。願力弘深。爲之鼎新。古刹經理普同。緇素燦列。男女區分。一時規制。可稱盡善盡美。此亦我吳仁及枯骨。一大殊勝因緣也。閱今又五十餘年。塔院荒頽。白骨委積。菴主月巢偕募僧法潤。矢願建脩。而丐余一言勸施。余不禁喟然歎曰。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舍身受身。飲乳如大海水。積骨等須彌山。則凡茲荒郊墟莽。燐燐白骨。

爲烈日凄風之所曬颺。嚴霜苦霧之所淋浥。令人不堪回首斜睨者焉。知非我往昔因中。經幾委蛇于其間。所嘗之憂患。所茹之悲酸。無央無數。而能漠然不關痛癢乎。于是揮汗援筆。爲之書其緣起。東坡所云。暴骨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也。吾郡豈乏仁人君子。則爲茲塔之主者。比比皆是。而月巢等之圓成誓願。也可計日俟已。

重建四瑞禪堂募疏

蘇郡瑞光寺。建自吳赤烏年間。有開山神僧性康。復建浮屠。宋禪師圓照。本公說法開堂。現種種瑞。並浮屠放光。而四此四瑞禪堂。所由建也。年久廢墜。遺址已淪于荒墟。而瑞光時現。未嘗與淨宇僧寮。並其滅沒。然則相傳本公說法時。法鼓自鳴。白龜聽法。庭竹合歡。與夫浮屠放光。凡此四瑞者。皆本公之性光所現也。此光人人具足。個個不無。特今世禪人。自障之耳。或以禮誦爲下劣。或以行門爲賤役。或以我慢爲

孤高。或以套語爲已見。或以鼓唇舌爲機鋒。或以恃  
點慧爲妙悟。若是則性光障盡。縱有禪堂。至今存亦  
猶之乎廢已。今幸王瑞光者。爲三峰嫡孫。頂目血嗣  
之尉堂和尚。不昧性光。傑出叢林。特發遠紹本公之  
誓願。毅然以興復禪堂爲已任。適逢我光明遍照之  
藩臺。佟公慨賜多金。助之營構。余不覺聞而合掌歎  
曰。禪堂久廢。瑞光時現者。端以是故也。堂之成也。可  
拭目俟已。但願異日之習禪于斯堂者。能勿自障其  
光。而法侶雲集。交光互映。則三千大千世界。皆將湧

現瑞相。而又奚有于四瑞已也。夫然後不負我  
佟公一片慈光。處處莊嚴之廣大福德矣。余是以樂  
觀經始而併預爲勸勉之。以要其終焉。

楓江王路慈泰寺募建西方殿疏

西洞庭羅漢塢雪山禪師遠紹雲門湛和尚之淵源。近振曹溪休和尚之法緒。隱山一十八年。一旦心空及第。今飛錫楓涇之慈泰寺。卽舊名王路菴也。師發大誓願。欲以淨土蓮宗。接引緇白。擬于寺西南隅。建一西方殿。中供接引彌陀。旁繪西方勝境。令見者聞者。歡喜感歎。爭以念佛了生歿。往生極樂。于是庇物程林。將卽日鳩工。而屬余一言。爲之疏。其緣起。廣其勝因。余不禁合掌讚曰。善哉。雪師之所謂禪真淨土。

之禪也。雪師之所謂淨土。真禪之淨土也。方今法檀林立。祖印高提。無不以擎拳豎拂。努目揚眉。爲單傳直指之最上乘。鮮有繼雲棲之響。導西方之幢。而雙融事理於無礙。兼攝智愚於同歸者。是不知離禪之淨。固非真淨。而離淨之禪。亦非真禪也。上而文殊普賢。馬鳴龍樹。四大菩薩。下而廬山天台。百丈清涼。永明死心。真歇慈受。圓照中峰。諸大祖師。脩淨土者。指不勝屈。然則所謂西方者。原未嘗遠在十萬億刹。卽近在自心也。識惟心之淨土。乃謂之明心見自性之

彌陀。乃謂之見性。而雪師之莊嚴西方。以殷勤倡化也。總歸于使人明心見性。大也。我宗風而已。豈真有西方定向。可以誘人登涉哉。一切善信。但發一願。助建西方殿之心。則寶樹華池。瞥爾現前。觀音勢至。彷彿接引。卽曰真有西方。可也。此雪師之善巧方便也。余是以奮筆而爲之疏。



穹窿拈花菴募建藥師佛堂疏

余家有梅莊小構。在穹窿山之下。相去數武。有拈花菴。卽福臻禪院之故址也。建自梁天監二年。在宋爲韶國師道場。明永樂年間。勅賜顯忠禪寺。後盡廢爲民居。名藍淨宇。杳不可問矣。明季頂目徹師。以斯地山廻水遶。聳翠蔓雲。儼然有雲棲之勝槩焉。乃芟荒剪穢。爰構佛殿僧寮。規模雖小。往牘依稀。日與學徒拈提。向上一機。因額其菴曰拈花。今頂目嫡嗣中興範師。卓錫茲地。誓輝祖席。力振宗風。真今日之破顏。

頭陀也。罄展鉢資。式廓前後殿堂。工已八九。尚艱一簣。每歲玉葢含春。桂花浥露。余杖策梅莊。與中公徒倚竹徑溪橋邊。惟相對微笑。一日忽謂余曰。居士亦知藥師如來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爲欲利樂一切有情。除衆生人我之大病。施畢。竟安樂之。妙藥故號藥師。如來本願功德乎。今居士之孫。已塑一藥師像。莊嚴相好。將謀後楹供奉焉。而合尖猶難之。居士可無一言。以藥師之願爲願也。且令遠近善信。亦皆以藥師之願爲願。其爲功德。何可思議也。余曰。然。因

信筆爲之疏。

與福菴募建藏經閣疏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可見單傳直指之宗。不待達磨西來。而世尊早已和盤托出。付之摩訶迦葉矣。四十九年中。三百餘會。權說實說。橫說豎說。熾然廣說。一字不說。皆不立文字也。皆不離文字也。皆教外別傳也。皆教即別傳也。後世岐宗與教而二之者。非惟不識教併。不識宗耳。因不識宗。所以欲呵教耳。憨大師示學徒有云。佛憂滅度之後。求持

經者爲難。蓋以經卽佛之法。身慧命非紙墨文字也。然則三藏十二部一句一字。盡是諸佛法身。充滿于六書。諸佛慧命。昭垂于點墨。當何如莊嚴供奉哉。吾郡證研禪師。住淨興福菴。閉關三年。深明宗教。一貫之旨。募請方冊一藏。自度度人。余不禁合掌讚歎。而欲爲莊嚴供奉。非建閣不可。是不得不告之十方善信。須知世尊微妙法門。具載藏經中。能協力圓成此勝因。則功德不可思議。有如此經矣。

極樂菴飯衆募疏

余里居曹溪之西。越數武卽潯水極樂菴。蓋浙直之孔道也。其間雲水緇流。凡自平川西至。自茗雪東來者。瓶鉢絡繹。必跋涉六七十里。方獲至止焉。至此遇午一餐。遇晚一宿。菴之接衆飯僧。歷有年所矣。向雖經各檀那。捨置飯僧田若干畝。而輸稅孔亟。歲豐僅足完課。歲歉則那貸賠償。田無稍濟。實有大累也。邇者雲侶往來。不減于昔。而齋厨索然。甚至莖藿弗繼。半菽不供。或遇大暑大寒。烈日灼膚。寒冰墮指。求一

餐一宿焉不可得。無論金湯佛法者。不忍膜視。亦仁人君子所顧而惻焉。嗟歎者也。茲幸潯上董氏諸昆季。及遠近善信等。誓爲擔瓢荷笠之徒。整頓津梁。延請雲棲的裔。行解相應之聖先法師。駐錫茲菴。以先轉食輪者。大轉法輪。謀久遠爲衆之計。勢必寮房之狹者廣之。禪堂之蕪者葺之。以及庖廡園圃。澡浴澣濯之所。併夏日之趙州喫茶。去冬日之大愚爲衆乞炭所需。必備缺一。不可。至于一應執事僧人。皆資單錢。約畧計之。爲費不貲。非廣募善緣。曷克有濟。余嘉

其竭力爲衆。一片婆心。卽石屋珙禪師所云。參禪學道。第七個樣子。也不覺合掌讚歎。而奮筆爲之疏。冀外護金湯。與夫仁人君子。必有同心爾。

募葺比丘尼妙喆淨室疏

比丘尼妙喆字藻源者故錢塘令漢石顧公之女而松陵虞部仲韶葉公之次媳也年甫笄虞部次君未婚而卒一聞訃毅然之夫家親視含殮父母公姑俱強制之不可奪居喪盡禮誓以死守後顧葉兩公相繼歿遂薙髮出家精探內典求了生死或曰曾爲名師許可比之靈照大周聞而歎曰此誰堪爲妙喆師也一切衆生不過于情愛種子瞥生一念萬劫沉淪妙喆並未爲情牽愛繫直從威音那畔以前斬斷情

愛之根。拔出死生之楔。故能不識其夫。半面而為夫。守節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以此心念佛。自然即心即佛。以此心參禪。自然心外無禪。嗚呼。當知識遍地之時。又誰堪為妙詰師也。大周不禁胡跪合掌而為之讚歎如此。今妙詰年垂五十。擬結廬于桐涇之南。息影焚修。以其地僻絕。更攜姊姒三人。皆以貞婺刺度者。共結淨因。協修梵行。誰謂五漏之身。不頓圓無漏之果哉。其二人中長姒。即余伯氏念菴女也。苦節勵志。克步妙詰。後塵余尤喜而樂道其事。以見成佛

作祖。參禪學道之高流。斷未有外三綱五常而別開一爐。治另具一胚胎也。因于燈下信筆書其緣起。為同志勸。

金文通公外集卷之三終

文通公集卷之三  
詰淨室疏  
三





